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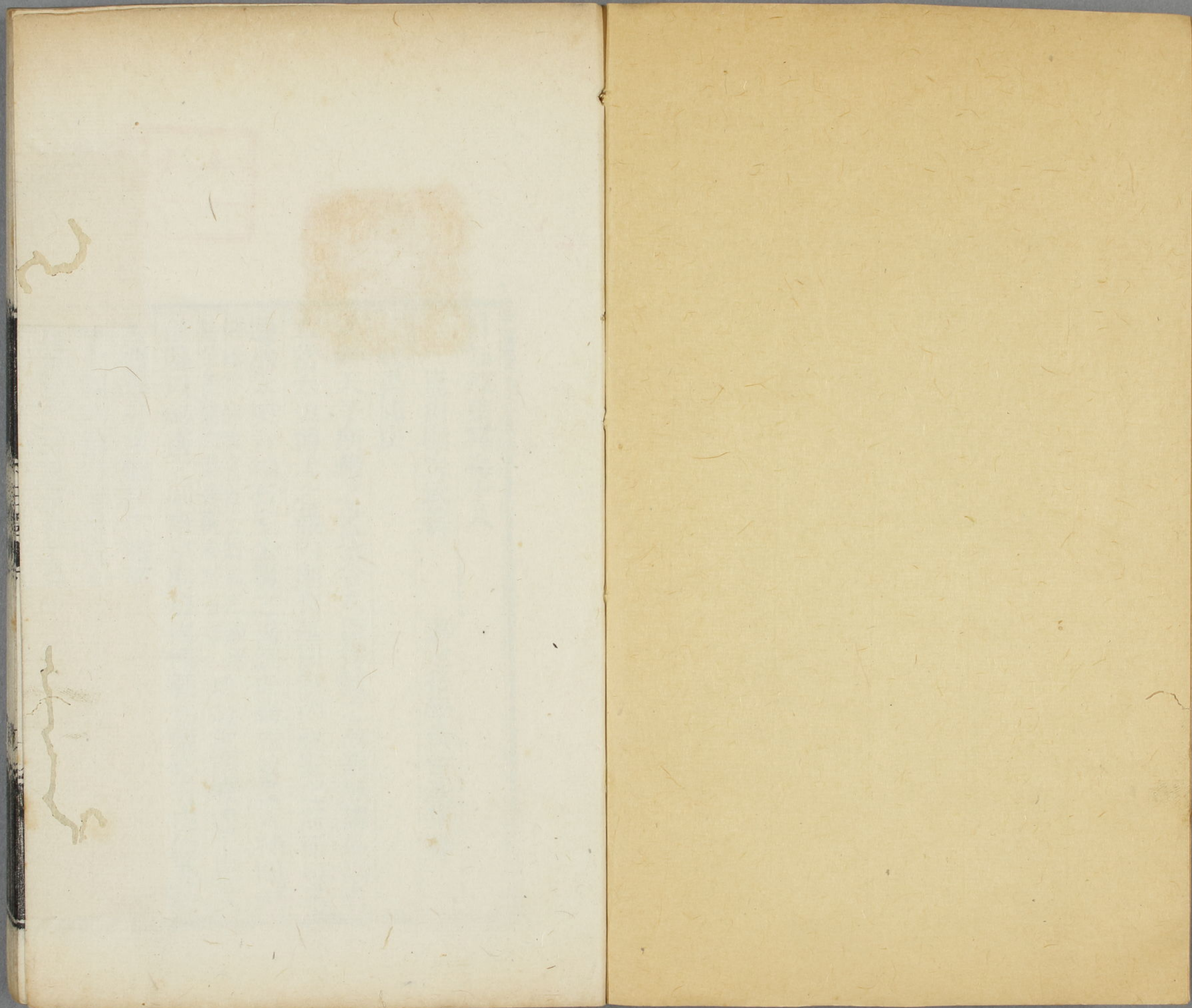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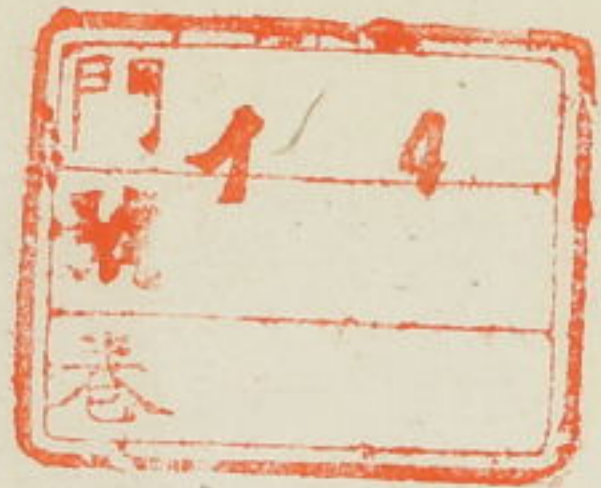
端葉山房叢鈔

僧 4  
595  
91

九十二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  
 遷為太史令緇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楊雄校書天祿閣源  
 楊雄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班斡進讀羣書上器其  
 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竝典校  
 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  
 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  
 記寶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書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

史傳原注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

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梁張纘

為祕書郎祕書郎有四百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

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五日便遷 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

卷 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 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

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

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

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

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集賢

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 貴戚為

祕書郎秩滿嘗遷固守不調十餘歲其學業益廣 宋有史

段咸式為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備

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

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

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

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

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

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

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

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千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應吳兢

之唐春秋李壽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應

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

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

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即報罷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悽矣

###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

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元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元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議定五經義疏凡一

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合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儼佺等重加雘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劼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穴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

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刊本合注疏為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闕未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取編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日本入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版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義注疏見一書便于披釋之經獨闕緝與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釀正乃若春秋一經廢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閒傳者亦罕故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準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在疏初始于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五十二史開影于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閱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

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

國志陳羣傳中事

源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為紀拜

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邢

邵向與印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日以卿

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

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創其文此已可笑

源注

南北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

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

題而再以淮字起行源注南齊王罔傳末云鄭方者字子

同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

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

者三字名題原注北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原注北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較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十  
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堦授綬姆辭日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  
禮脫士鹿中詔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  
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離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

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之官其餽道一書一帙而已謂之書帙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徐璣建寧府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厯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閒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為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黜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而改為牡丹凡萬厯以

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改或案此條諸本並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 三朝要典

宋史纂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竝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擬擊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事也一為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即四之八年九月朔事一為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嘗書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被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及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即刪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宏矣

噴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道遺議於後人後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於多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未時封事有貼

黃之例敷陳不妨廣肆而約畧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  
殊便皇上宜清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  
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  
事一貫直陳本末艱深要渺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  
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大文文上弗省也母太多多  
上弗竟也可為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  
撫題刑名本例有財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畧別為一幅貼  
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  
臣李國楷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  
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  
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  
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  
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  
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今  
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  
亦用白紙按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  
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為何語抑  
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  
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  
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  
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  
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  
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法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  
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  
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為故事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年二月丙申大  
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

注官曰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即如邇者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碑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責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處所一膠錄掌管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

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史不當二曰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為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曆二十六年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皋等奏進累朝實訓及實錄太祖高皇帝實訓十五卷實錄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實訓十卷宣宗皇帝實錄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訓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皇帝實錄百三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實訓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實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實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實訓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實訓八卷實錄七十四卷通共二千二百四十五卷裝為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實訓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愍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白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原注餘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

下則始自真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

氏原注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覺號覺軒先

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真子號克齋先

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原注樞字壽翁號定齋先

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字

之門人倪氏原注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

四書輯釋原注有汪克寬字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

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

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

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開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

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

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

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

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

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謂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

臣之諫爾大全則改云文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

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

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

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子今疏有之而改其中

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

必不因前人也當口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

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

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  
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  
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  
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  
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  
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  
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  
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

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唯道高宗彤日謂祖庚

繹于高宗之廟原注全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

陳氏原注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原注賦謂賦

氏原注大甲自周有終原注與田正相當原注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

之麗原注主葉氏原注陳氏原注樂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

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勝周公居東謂孔氏原注每傳之

以爲東征非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是牴牾

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

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原注沈氏

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五輩所爲蓋已原注蓋宋元以

爲永樂中大全作備矣亭林乃亦爲所欺乎

日釋十八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  
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  
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  
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未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  
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  
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  
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  
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原注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

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  
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  
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  
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  
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槃則楊氏  
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  
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  
氏乃兼之矣按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寔盛後之學者遂  
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册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准宜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  
儒此自縊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  
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準宗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郝詔于道二何佞  
于佛王垣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  
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禱事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  
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嶽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不從方入靖  
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神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  
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晉之所以  
日衰也王道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  
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  
又捨宅為寺則  
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  
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

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  
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  
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  
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  
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  
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為  
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舉圖  
民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辟學兼內外舉圖  
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譚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

所謂內學則又在圖識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曰鈔解尙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據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因以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應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

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呼咈該于微危精一  
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  
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  
子思之作中庸即傳堯舜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  
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古今神聖一切智  
愚動作云為皆心之用今為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按本塞  
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為荀子  
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於道經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  
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即心是道者謂其專  
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禪壁以微俸于一旦之灑  
然證悟若夫聖人之執中則微二語雖有警陽提撕意猶引  
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  
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問所謂心一而已者果  
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為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  
皆聖賢若以為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惡  
若以為不屬道亦不屬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  
獸同焉若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即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  
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道不可指為欲  
謂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  
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

人心也使人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為學與教又何憂  
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  
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為教于天下萬世  
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致  
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為禪家即心是道與  
陽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  
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政為少精以執  
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為盡精微巽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  
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岐違偏全之事故在此處  
程朱所契緊為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  
心之上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  
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  
日知錄引黃氏曰鈔唐仁卿諸說以為關陸王心學則可  
以為六經孔孟不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  
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  
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  
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書之

所為有惜亡之者矣

唐仁卿

原注名伯元潯海人為應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

答人書曰自新學

與而名家著其昌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問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執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

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  
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  
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  
也又曰孳孳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  
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  
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具性  
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  
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  
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  
乃為心障與原注衛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  
從心率天下之人而  
神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  
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  
不通而  
遇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  
林文恪原注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  
言林尚默試曾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游卿序  
為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放其時試諸生  
者則揚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

耳而楊金一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  
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  
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  
未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  
啻弁髦矣由是學者佞佞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  
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  
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  
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  
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首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  
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辨之徒厭先儒敬義  
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  
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  
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  
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原注錢德洪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  
嘗以入制舉業也能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  
矣衡較其文持詳於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  
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

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備者自  
斯人始原注萬歷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  
深相去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  
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  
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  
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  
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  
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  
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  
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舜正不始於伯安矣况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初為輕佻  
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為先朝名臣  
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字  
五經無道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大宗師篇曰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  
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  
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  
文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  
七七卽化也反人為亡从目从匕八其所乘也原注人老  
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  
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  
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  
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  
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大

擊壤叩鉞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  
主事姦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  
日實今謂假古曰偽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輔先輿曳柴而從之 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  
借職是也今人  
之所謂假亦非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七  
宿改為真武元真改為真真元榜改為真榜崇文總目謂  
太元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攷  
首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  
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  
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始  
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  
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  
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  
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  
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  
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原注羅氏因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  
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  
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  
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  
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  
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  
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  
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  
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  
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淺薄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  
繼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  
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與程朱惟南華西  
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  
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

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  
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為踳駁論文又不  
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  
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  
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  
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  
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  
作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  
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  
亦與國家無益何況龔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為二氏  
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

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

原注如陳白沙王陽  
明汝成案從沈校補

又其後則

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原注如李贄之徒  
汝成案從沈校補非

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  
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  
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  
開列條欵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  
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已  
丑下書云納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  
而為疏一語  
不載何也自此稍為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  
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為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  
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二  
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

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閭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  
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  
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據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  
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  
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日不失  
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  
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過徂莒注曰莒詩作旅眾  
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  
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問磨勘詔令之不行  
至此楊氏曰試官既是昧目禮科亦復失睛天下之  
人未可盡誣喪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  
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  
深病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

王文成原注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原注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  
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  
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  
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  
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  
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  
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  
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為崇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  
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  
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  
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  
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道積力久而  
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  
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間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  
科曰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  
蹄字通兔晉也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  
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  
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  
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  
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  
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  
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近世東山趙訪對江右六君  
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  
朱子謙已  
諷人之辭未嘗傲  
人為陸氏之學也豈鴟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  
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  
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  
敏政因之乃著道一  
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

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妄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釋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闕憲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為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自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慮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干彥方之行發之去一驢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從游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山為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有不必修者耶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

好異之士已復別驚勞騷則源遠而昔裴延齡掩有為無  
未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  
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  
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  
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  
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  
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  
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為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清淵也  
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  
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剛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  
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

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  
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  
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  
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  
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  
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  
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  
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  
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  
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  
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  
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

州原注龍溪原注二人秦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原注再傳而為羅近溪原注趙大洲原注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原注再傳而為李卓吾原注陶石簣原注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漢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姑蘇志言姚榮國原注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原注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

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原注謂朱陸之論終以

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

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

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

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原注成祖實錄永

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原注當日在朝之

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

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

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



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攷其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其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或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夷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人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

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人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甚幸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

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贊逮至  
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  
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  
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  
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  
而善待之擁傳出人鬘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  
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  
人妖者矣聞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  
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開發賣仍通行禁止而  
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

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尙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  
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為  
錢樹桃李堪羞登駟僮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  
不顧甚至承親諱而治游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  
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  
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  
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  
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  
貪污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謹  
敢借而加之評騭評騭之多  
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  
氏楚氏鍾氏孫之評書也于  
大西謨則議其文之排偶其  
評詩也于車攻則議其選徒  
器器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  
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  
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  
選詆訶如蒙童而揮斥如徒  
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  
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人而  
賦姜出而賦何也大隧之中

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惺以大隧之中為句斷而以融  
融洩洩為序事之語遂抹之日俗筆句讀之析文理之  
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  
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為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  
日頹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孫氏名備今世所傳孫月峯者是也余聞閩人言學臣  
之鸞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  
之陸鴻漸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  
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鸞生員此  
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  
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  
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  
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  
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  
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  
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  
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  
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  
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

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市人名字將爲已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

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鈕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并厘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復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

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  
為往來之徑原注水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輪唐閻朝  
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僂檀王是用  
晉書載記河西王秃髮僂檀今誤作禿檀而又改為禿檀  
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  
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

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  
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潤錯毛詩往往以釋  
文潤人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潤入注者禮記則禮器  
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  
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  
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  
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  
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

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善散滿天下更悞學者不知不  
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  
岳同九經三傳治舉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  
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  
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戾可念疾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  
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閒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  
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  
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  
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起六年天授  
元年九月始改國  
號曰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  
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  
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  
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者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  
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  
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鳩殺

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  
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合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  
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  
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  
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  
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譌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

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  
資用合意學成為郎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  
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  
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  
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  
者為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  
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  
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乃周易卦林歟王在承平時已用為占則亦非東漢人所  
為或後來有其所歸人耳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  
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  
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  
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  
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  
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  
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  
祖父峻亦著易林崔  
豢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于世則後  
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為焦延壽也又曰易林

中如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  
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  
常言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  
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  
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  
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  
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為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  
為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為非聖悖道之言評人  
物勿為黨同  
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  
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



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益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成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於枚臯傳云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諛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

沈氏曰救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陸臨色侯子駒駱馮衍曹褒鄭元賈逵班彪班固朱

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廷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叡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其凡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邵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駰崔烈曹叡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篇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券券職事參軍州馬曹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經

而文衰矣以三代之春秋以降之文多千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揚氏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實嘉禮五禮十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文選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王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  
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  
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  
卷總記傳生知天下記四十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  
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  
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室記十卷掌上華夷圖  
一卷又編已作爲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  
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  
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  
二卷舊聞証談十五卷朝野集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  
廡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  
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尙書百篇圖六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  
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  
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  
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  
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王應麟有溪亭集一百卷王堂類稿二十三卷校垣類稿  
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  
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  
困學記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除篇補注急就篇  
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

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  
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  
最富  
者也

###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  
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  
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  
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  
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  
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  
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温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發誓晉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佚小人之攸箴而國有

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元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蓋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菴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椒專佞以慢惰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  
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  
莫近前丞相噴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  
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  
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魏  
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  
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士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  
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  
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  
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  
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  
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  
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  
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檢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威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熿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周憲王諱有燉雖有此命及薨妃輩氏竟自經所著有誠齋集憲王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

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哉

###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

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與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  
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據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  
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  
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夢陽大以為不平矣原注見停

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  
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楊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  
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  
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

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  
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為其  
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  
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  
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  
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  
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  
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



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王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周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

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

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

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大尉李固時扶風馬

融為冀章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

微苑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駉上書肆為醜

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

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

四方乃使林希與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

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辯也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畢擲筆而起日今

日懷御  
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  
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  
義接之以致缺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  
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尊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  
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  
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  
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

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  
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  
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  
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楊氏曰唐僖  
宗光啟二年出奔朱瑄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汗偽署心不自安時  
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  
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  
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  
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  
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  
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

論與夫名浮偽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鏡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象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錢氏曰釋子之語錄

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于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未必有言矣魏淵部日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倍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儒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益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

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

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

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

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細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

城壁爭奈微之識賦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未事乃欲

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日未

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者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

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

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博  
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  
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  
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  
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  
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  
崔駰達旨班固審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  
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元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

曰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元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  
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子始國地  
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  
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  
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繼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日七年閏五月賊  
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日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與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述容晉隨筆論衡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  
不獨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鄰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也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曰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楊氏曰大凡意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

史記曰母韓女也博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博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末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昔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

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

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  
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  
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  
矣李姓者稱隴西公社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  
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  
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洽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  
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  
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  
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碍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  
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  
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

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書禮部  
侍郎而曰大家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  
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  
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為戒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  
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  
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  
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  
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  
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  
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



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

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

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原注又有下是偽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頓蠖何蕃僅采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頓蠖則戲耳而謂之傳益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

職矣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則用行狀之例豈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賢否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曰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士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何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  
橋元揚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  
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  
記齊魯二生  
曰劉义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  
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

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  
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千謁滿其門碑版昭幽裔豐

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驪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繼  
本傳長繼

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

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原注侯  
麟錄唐

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

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

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

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

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  
肆帳簿多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讓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

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

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趙氏曰隋鄭譯拜爵

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顯為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防宋時并著為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百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恩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硯光奇草制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有定制然韓昌黎謂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木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王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賜遺若罷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歸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為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飽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譏南園閣古泉記見機清議宋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

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縮贓銷宿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鋪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微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權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矣此處或有已甚所謂溢惡溢美自古為然也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原注玉露摘此為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

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子孔子見孫叔敖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濶絕古人作文既多寓言便不論也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共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又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	--	--	--	--	--	--	--	--	--	--	--	--	--	--	--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終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製

目錄

